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李公案 第二十回 欺鄉愚刁商受罰 失嬌女寡婦呼冤

且說李公就在呂家車店上了轎，一路旗鑼傘扇的擺開執事進城。在書院內暫安公館，傳諭書吏人等，薪水一切都毋庸供給。選了吉日，接印進署，算交代、查倉庫、祭門、點卯、謁廟、拈香。忙了好幾日。這一天閱視城垣，並拜同城文武，方要回署，走過大街，忽見前面圍著一群人。李公便叫停轎，吩咐值日差查明回覆。差人去查了回來，說是錢鋪內因兌換銀兩口角打架。李公便叫將兩造一起傳來。少頃，便見差役在人叢中拉出兩個人，一個有六□來年紀，是鄉農模樣；一個三□歲光景，穿著灰布大皮襖，青布坎肩，雖是生意人打扮，卻長得□分凶狠，眉目間尚帶怒氣。差役跪稟：「這就是鋪掌。」兩人齊在轎前跪下。李公問道：「你這錢鋪什麼字號？東家是誰？你叫什麼名字？」那鋪掌道：「小人陸萬春，小字號『合生永』。東家是小人的同堂兄弟陸水春，現任戶部司務廳。」李公聽罷，將臉一沉說：「怪不得這樣大勢力。」便問道：「你做買賣，豈不知道和氣生財？怎麼動就打人？」鋪掌道：「小人不敢打架。這客人來賣銀子，因他分量不足，少算了二百錢，他便不服，硬將小的毆打。」

李公又問那客人道：「你是哪裡人？賣銀子該多該少，自有公平價錢，怎麼就動手打人？」那客人道：「小的叫朱□二，南鄉人，因主人嫁閨女，進城置買嫁妝，這二兩銀是叫小的換了錢帶回去的。可恨這鋪家硬說短平，要扣二百錢。小的回去，主人前怎麼交代？因此向他取回原銀，他說小的來攪他的買賣，就給小的一個巴掌。」鋪掌道：「我幾時打你巴掌？」李公喝道：「不許多嘴！我且問你，本日銀價每兩該換多少錢？」鋪掌道：「三兩二百。」李公道：「他這二兩銀子，你給他多少錢？」鋪掌道：「他的銀不夠二兩。給他六兩二百錢。」李公道：「差多少？」鋪掌道：「一分多。」

李公微微的笑道：「差一分多，就算差二分罷，二分銀就值二百錢，這是你定的價錢。」叫差役將朱□二的原銀取來。差役領命，到櫃上將原銀取到，李公接一看，共是兩塊足色紋銀，問朱□二道：「這是你原銀嗎？」答道：「是。」又叫拿天平來，當面平准，卻是足足的二兩，一分不差。李公叫鋪掌親自過目，鋪掌自知理短，漲得滿面通紅，跪下磕頭道：「是小的不是，一時看錯了砝碼，情願照二兩算結他。」李公喝道：「好黑心奴才！就是少二分，也不應扣他這許多錢。今你情願照二兩算，我只要算一兩九錢八分，照你定的價錢，一百錢一分賣給你，快去算來，該多少錢，在本縣面前點付。若有一字支吾，本縣就辦你個盤剝窮民，重重的打你一頓，再行罰你！」

那鋪掌無話可說，不敢強辯，只得到櫃上點了錢，到轎前交付。李公問是多少，答道：「二□兩。」李公道：「太多。」叫朱□二退還他二百，說道：「讓你扣二分罷。」朱□二歡天喜地的磕頭叩謝。李公對鋪掌道：「以後進出再要不公平，本縣自有訪聞，今且饒你這初次。」判斷已畢，便命起轎回衙。兩邊看的人擠斷了街，無不拍手稱快。原來這錢鋪就是陸監生開的，仗著官勢，專門剝削商民，輕出重入，人人痛恨。可巧遇見李公，小小處治他一番，這也算是個報應。

且說李公剛到得衙門，大堂下跑出一個中年婦人，披散頭髮，攔輿呼冤。李公叫值日差接他的呈子，他卻並沒有呈詞，一味哀哭，口稱：「青天老爺救命。」李公問道：「你有什麼冤枉，且細細說來。」那婦人雙膝跪下，哽咽著說道：「小婦人娘家姓王，丈夫姓張，名叫張雄，向以教學過活，今年八月間身故，學徒許國楨乘丈夫發喪忙亂之時，將女兒招妹拐誘逃跑，遍找無蹤。昨日在西門外遇見國楨，趕與理論，要知女兒下落，許國楨推諉不知，反將小婦人毆打，將小婦人頭上銀簪搶去。可憐小婦人沒有兒子，就指望女兒養老。叩求大老爺做主，替小婦人伸冤，將我女兒找回，救小婦人的性命。」說罷叩頭不止。李公問道：「你家住哪裡？」婦人道：「西門內城根。」又問道：「你女兒今年幾歲？許聘人家沒有？」婦人道：「今年□五歲，還沒有婆家。」

李公道：「那許國楨家住哪裡？有多大年紀？家中有什麼人？」婦人道：「他是東莊人，是我丈夫的學生，年紀有二□多歲。他家沒人，他娘嫁在城裡文廟西金大相家。」李公道：「你女兒拐去有多少日子了？」婦人道：「九月二□八我丈夫出殯，就是那一天不見的。」李公道：「怎見得是他拐的呢？」婦人道：「那天送殯去來，小婦人留他照眼做墳。因女兒肚疼，就是他坐車送回家來。等小婦人回家，女兒同他都不見了。還偷去了許多東西。」李公道：「你家還有什麼人？」婦人道：「丈夫去世，就剩我母女兩口。今女兒被人拐去，小婦人就沒有人了。」說罷又哭。李公道：「你娘家有人沒有？」婦人道：「我兄弟也死了，還有姪子，在北門裡蔣家布店學徒。」李公道：「你女流不要進出衙門。你去補張呈子，叫你姪子報告。我替你找回女兒來就是。」那婦人磕了個頭，哭著去了。

李公進了宅門，到簽押房坐下，吃過飯，見門上送進卷來。李公打開時，是前任移交未結的案件。其中有一件是遊方僧人在南關外被人殺死，業已驗過，給費殮埋，應緝凶，招屍族領認的。一宗是謀死親夫，業已過堂，姦夫緝獲，尚未提問。李公將這案卷仔細的反覆勘詳，情節多有可疑，便將這一宗卷提開，正要再往下看，忽有運河水巡報道：「有山東來的潰兵一千多名，由水路坐船來此，紛紛登岸進城，百姓□分驚慌，請大老爺趕快派差彈壓。」李公問道：「是哪營的兵？船上有統帶的官長沒有？」水巡道：「都是些旗兵，也有蒙古兵，有戴藍頂紅頂的官兒，這必是有統帶的。」李公喝道：「該死的奴才！既有兵勇過境。怎麼不早報？直等到登岸進城方才來稟？叫門上快帶下監押，事後重責。」並另派人出城，到上游查看有無來到的，一面點派兵勇三□名，分頭巡緝。「速速伺候備馬匹，候本縣親自前往彈壓。」正是：

方念民依煩擊劃，又傳軍火費供張。

要知後事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